



他力的佛教

美國比丘蘇曼伽羅著
慈 悔 譯

有人說，文字的創立却隱覆了思想，的確，高深的思想內容，文字是不足以顯示的。許多激烈的文字戰，多是爲了名稱上的問題，實質到在其次要了。比如說，東方和西方的基督教會之間，也樹立了一道堅固的隔牆——文字解釋不同的隔牆。一方面主張聖靈由天父與其子發出；另一方面却主張聖靈由天父經其子發出，此中斤斤計較於文字名相的風氣，佛教裡似乎也不後人。

大乘淨土的經典，發源於古印度，似乎略早於耶穌紀元，其中的教示，多是受了當時公認的思想的影響，即功行與罪行，是借助於外力的。但是淨土宗的學人，因爲沒有選擇到適當的表達名詞，以致此後文字上的爭議，迄未歇止，有許多反對的人指責他們是「異教」，也有人提出，這是違反佛陀的本意的。佛陀般涅槃時曾說「自力自度」，這種精神與淨土宗的主張，好像是一種永久性的矛盾！雙方的爭執，尤其是討論到這種自力自力的主張，終將陷入適當文字名詞的爭奪戰了。

南傳上座部經典之拘謹及反覆，與大乘經典迥然不同，大乘經中幾乎千篇一律的含有許多喻言想像和諷刺，以致對於真實性的報導，可能受到淆混，甚至也有人認爲，禪之不依據經典而可以得救一節，爲不恰當。

淨土三經很確定的將比喻境界和五官所能感受到的現象界結合起來。反對者以爲三經裡所說種種的實際感受，僅是一種方便，來誘導那些向來對於世間的引誘很重視的人，因爲只要一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，建立了信心，照此忠實的實行下去，自然可以獲得高度的精神收穫和結果的。但是淨土行者却說：「信」與「不信」是關鍵的所在，信是高度的自覺，是與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境地相應的。淨土三經是初信者的拐杖，但對於已生信而深入的行者，却另有它的意義，因爲一切經典都有外表的與內在的意義，視實行者功夫的深淺，各自了解程度之不同，所獲得的也不一樣，是可以一視同仁的。

淨土的經典，是連合內在與外表的意義的代表文獻，對於專在外表知

識上去研究批評的人，當然是不會給予他們任何收穫的。因爲由表面上去批評，這些經典的內容，似乎與一般公認爲是的「自力自度」相違反，所以批評者甚至不承認這是佛法，用種種苛嚴的詞句來批評，這都是沒有弄清楚淨土法門內在意義的結果！

淨土思想的教化在中國盛行還有其另外的一個原因，就是經中記載，阿彌陀佛因地無數劫來的菩薩行，偉大堅強的誓願，使得各道衆生，只要稱佛名號，就能往生彼佛國土。六字洪名的聖號，是任何人最容易記得，不需思考，不需分析，不需費力，而淨土法門完成人家所不能完成的，描敘人家所不能描寫的，紀錄人家所不能紀錄的，解釋人家所不能解釋的，引導那些，無法由其他方便求得真理的人，走向了光明的正道。

有一種常可聽到的問難說，華錦文采的極樂境地，對於超出欲界以上生命，總不能有接引的力量吧！淨土行者的解釋是「只要有識存在的話，仍然可以將識救度出來」。如果僅僅聽反對淨土思想方面的話，似乎這但由信心即可得度的思想，很難合於邏輯。但當一種非常合乎邏輯的思想與不可移沒的事實相抵觸的時候，我們將何所適從呢！

記得不久前，報上載出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橋樑崩潰的消息，這座橋跨着兩個大國，溝通這兩國的重要交通，兩端接連着最新的公路汽車道，當這大橋斷了以後，兩端的最新公路雖然完好如初，却和斷了的鍊條一樣，沒有絲毫的價值了。

我們不要以爲這座美好龐大的大橋的損毀，是因了建造得不細心，材料用得當，或是監工得不嚴密所致。要知道許多的工程師們經年累月的繪圖設計計算，一面反覆的考核這些數據，每一種可能發生的意外，都已在考慮之中，完全有理論的根據，這樣建成的橋要說還會出意外，簡直是笑話，簡直不可能，然而事實上它却千真萬確的斷了下來！

同樣，反對淨土宗的人，說這種教理不合理，不能實現理想，不合邏輯，不合佛法，所以也不可能引人走上佛法的大道，更休想獲得成就；然

而淨宗的行者，確實的得到了實益，確實的在佛道上邁進，並且可以說，在今天和未來的日子裡，除了修禪的以外，修淨而獲得成就的人，似乎比較其他各種修法而得成就的總和的數目還要更多些。在我四十年中所遇見各地的佛徒裡說，那些能即生得到「聖境」的，多是淨土行者和止觀行者，他們在生活中已經實踐到，當然惡道再沒有他們的份了。他們對那些僅憑知識上的信仰的人說：「對於一個饑餓的人說，那一種東西比較重要，是烹調術的書呢？還是食物呢？」

阿彌陀佛的「史跡」對於許多人也是一種阻礙。但是不管這些阻礙如何，淨宗以外的人士，有許多多都是先加以嘲笑，經過了細心研究和觀察，終於也只有讚嘆與隨喜了，連抨擊最烈偏見最深的人，阿彌陀佛的「史跡」，對於他們也將成為承認的事實。一個忠實的淨宗行者曾對我說，阿彌陀佛和他的淨土，如果僅僅只爭得是事實的話，那對我們到沒有多大的興趣，要緊的是這裡面的真理，真理的證實，却不一定必需依賴「事實」的！這個淨宗行者，還以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問我說：「您相信上帝有歷史的事實作根據嗎？雖然您的聖經上一再提到他，但究竟應當拿他作表示真理的工具呢！還是斤斤計較他是不是事實呢？」他又說：「我不相信基督徒會將聖潔的真理全憑着聖經中的事跡作根據，顯然的，有許多所謂事跡，只算真理的譬喻，它的真義，往往超過了事實，超過了表示的工具呢！」

不明淨宗奧秘的人，以為淨宗的信徒只是在「信」字上用功，反覆不斷的六字洪名聖號，好似簿記學與會計學樣的呆板，如同南傳佛教國裡常見的外道修行法，永遠用一隻眼睛做事，以為可以有功德一樣。但是淨土行者強調，此種反覆的稱念六字洪名提高了行者意識的境界，加強了對佛的境界的相應性，逐漸可以消除相對的，對立的意識，而完全融入了阿彌陀佛的意志裡去！

經常不休的佛號有着兩個作用：第一使意識中充滿着佛的意志，第二使八識田裡增加清淨的種子，業惑中增加着清淨的業。歸命阿彌陀佛為的是要得度，所以也不一定永劫不停的把住一句佛號不肯放棄。百千萬的信徒，都永恆的持着敬誠，確也為眾生界造了善因，將使眾生得着福祉！經上指出，彌陀佛的願力，將使每個誠意念佛的往生淨土，那怕並沒有消除日常行為所集積的業報。所以當此念佛稱名，可以造福世界，使得我們的痛苦生活，得以改善。

寫此文時，我已經在南傳佛教國住了三年，我每天住在寺廟僧團裡，有長期薰習宗教生活種種的機會，遇見過各種人，他們都能在忙碌終日的每日時間裡，抽出一點點的時間，在廟裡或佛像前敬點香燭。他們敬頌着一定的聖號，如「南無世尊薄伽梵」等佛號，再加上三歸依。當他們的敬禮儀式結束時，總可以聽到他們回向的句子：「願以此功德，回向於全

眾生界」，由此比較，淨宗與南傳佛教所採用的文字名詞工具，雖然不同，難道說這裡面所代表的內容意義還兩樣嗎？

所有的宗教，外表上幾乎都只有「相信」與「懇求」，真正的深信，與實踐却是進一層的事，好像樹上的果實也還是由一粒種子而來的一樣。如果要描寫這進一層的深信內容，却不是一樣容易的事，如同拿一條小繩子去量無盡的長度一樣，然而還是有人歷久不歇的去試着。

和禪宗一樣，淨宗也不著重於外表，像儀式、佛像、廟宇、教中的組織及其他。淨宗並不是輕視這些事物，只是沒有看為最主要而已。外表上，禪淨好像兩極樣的遠離，實際上却是非常接近的。禪宗行者把住一句話頭直參，淨宗行者把住一句洪名直念，儘管文字的描寫是如何的不同，實質的內容，所得的真理，是沒有差異可說的。兩宗都超出了自私的牢獄，都發現了勝過世間苦樂的聖潔清淨，都有一條鼓勵行者直向實踐煩惱即菩提的大道。兩宗的忠實實踐者，都能感覺到本來「無彼無此」，只是這個的超勝境界。根據筆者畢生的經驗和觀察，可以有把握的說，禪淨兩宗的方法，的確能實踐真理，勝過了其他的任何方法。誠懇精進的行者，常常根據經驗，證明真理和淨土，不在遠只在身邊，在自己的意識知覺裡。

那些僅在佛法的表面知識上求滿足的人，和禪淨的行者一比，使我想起了古印度時的一個傳說。那時有一群聰明人要去找掘發龍宮的寶藏，根據他們各種的推斷，這個寶藏應當是埋藏在無窮遠的大山頂上的。他們議論的時候，一個單純的農夫正好經過他們那裡，好奇的停下來聽他們講，他弄不清楚聰明人談話的內容，但是似乎是講某處埋着一個大寶藏。聰明人出發了，浩浩蕩蕩的向着無盡遠的大山裡走，他們的理論阻止他們在任何其他的地方試掘寶藏，因之他們始終也沒有開始掘土，那還能得到寶藏呢！這時這個貧窮的農夫，却在日常出入的地方，一塊一塊的掘起土來，他既不知道理論上寶藏只應埋在深山里，也不考慮他是不是做着不可能的事，一天復一天的掘去，終竟發現了這無盡的寶藏。

西方的大乘法考察者，往往評論淨土宗的救度方法只是一種的「許願」，這句話對淨宗裡開始並不以掘發龍宮寶藏為目的的行者，也許有部份適應性，但對真正發心精進的行者，却一樣的可以達到涅槃呢！不管這個事實合不合大家的口味，事實總是事實，往往在許多單純的民族裡，那怕就是種種的掘土伐木工作裡，類似龍宮掘寶的情形，經常的可以發現呢！在中國、日本以及南傳佛教國，這種竭誠的信力，實踐的精神，常常說起不可思議之處，對於那些誠懇精進的行者，阿彌陀佛和他的淨土從不遠離他們，他們也確是生活在佛的意境中。很可惜的，基督教徒也本具有的類似情形，却完全取消了，筆者還會著有「基督的意志」來介紹它。最後我再重覆的說，對於那些掘發到佛的意志的人，西方淨土已經是有界限的，現在也好，未來也好，無時不呈現在他們的眼前！（原文刊本期英文版）